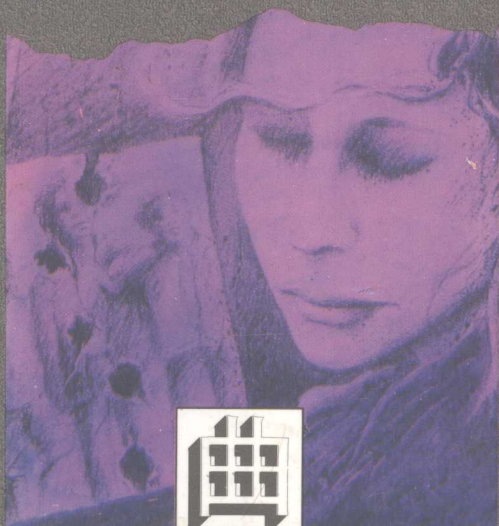


雷马克文集

朱雯译

流

亡



典

雷马克文集

流亡

雷马克
朱
雯

译文出版社

Erich Maria Remarque
FLOTSAM

国际中文版授权 ©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Copyright © 1941, Erich Maria Remarque Chinese
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Mohrbooks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1993,
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

雷 马 克 文 集
流 亡 曲
朱 雯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4 插页 4 字数 295,000

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8,000 册

ISBN 7-5327-1643-0 / I · 987

定价: 18.50 元

没有根而生活，得要点儿胆量。

第一部

第一章

寇恩从翻腾着的黑暗中吃惊地醒过来，仔细谛听着。跟所有被追捕的生物一样，他马上完全清醒了，小心地警戒着，准备逃跑。他纹丝儿不动地坐在床上，瘦嶙嶙的身子向前伛着，心里兀自在盘算：万一连楼梯都早已给守住了，他该怎么样脱身。

房间在四楼。一扇窗子开向院落，可是既没有阳台，也没有接连水溜的檐板。往那个方向逃跑是绝对不成的。此外，就只有一条出路了，那就是：顺着过道走到阁楼上，再从那儿翻过屋顶爬到邻舍人家去。

寇恩瞟了下夜光表那发亮的指针。五点多一点儿。屋子里差不多还是漆黑的。那另外两张床上，被单在黝黯中模模糊糊地闪出灰洞洞的光芒。靠壁睡着的那个波兰人，正在呼呼地打鼾。

寇恩小心翼翼地床上溜下来，蹑手蹑脚地走到了门口。正当这时候，睡在中间床上的那个人动了一下。“出了什么事吗？”他悄没声儿地说。

寇恩没答腔；他把耳朵尽贴在门上。

那个人坐了起来，摸着攢在铁床上的东西。一支手电筒亮了，它那白惨惨的、摇摇曳曳的光圈照在油漆剥落的黄褐色

的一角门上，也照在寇恩的身影上，他头发蓬乱，内衣和短袜都弄得很皱了，正在锁孔那儿谛听。

“活见鬼，怎么回事啊？”床上那个人咝咝地说道。

寇恩把身子挺直了。“我不知道。一个声音惊醒了我，我听到一个声音。”

“一个声音！是什么声音啊，你这个傻瓜？”

“楼底下，楼底下有个声音。人声啊，脚声啊，总是这一类的声音。”

那个人起了床，往门口走去。他穿着一件黄衬衫，下面那一对毛茸茸的、肌肉很发达的腿在手电筒光里突出着。他倾听了一会儿，随后问，“你住在这儿多久啦？”

“两个月。”

“给搜查过没有啊？”

寇恩摇摇头。

“啊哈！你在听什么声音。你睡熟了，放一个屁有时候听起来也好像是打雷呢。”

他把手电筒光照在寇恩的脸上。“哦，哦，刚满二十岁吧，呃？是难民吗？”

“当然罗。”

“Jesus Christus tso siem staio——①”犄角里的那个波兰人突然喀喀地说道。

那个穿衬衫的人让手电筒光在屋子里扫了一遍。从黝黯中出现一绺又乱又黑的胡子，一张张开着的大嘴，一对在密稠稠的眉毛底下深陷下去的瞪出的眼睛。

① 波兰语，意思是：“耶稣·基督，怎么回事啊？”

“别提什么耶稣·基督了，波拉克，”那个拿手电筒的人牢牢骚骚地说。“他再也不是活着的了。象索漠河那边的志愿军那样死了。”

“Tso?①”

“听！又来啦！”寇恩朝自己的床边跳过去。“他们在上楼来了。我们得翻过屋顶去。”

那个人象桅楼一样直打转。传来一阵关门声和压低了嗓音的谈话声。“活见鬼！走啊！波尔斯基，逃吧！警察来了！”

他从床上抢过了自己的东西。“知道怎么出去吗？”他问寇恩。

“知道。沿门廊向右转，上那污水槽后面的楼梯。”

“我们走吧！”穿衬衫的那个人毫无声息地开了门。

“Matka boska!②”波兰人又喀喀地说着。

“住嘴！什么事都不要告诉他们！”

那个人把门关上了。他跟寇恩沿着又狭又脏的门廊飞跑着。他们跑得那么轻声，连污水槽里那个漏了的龙头滴水的声音都听得清。

“这儿拐弯，”寇恩悄没声儿地说，拐了个弯，却跟什么东西撞了一个满怀。他晃了一晃，看见一身制服，便打算往回走。就在这工夫，他胳膊上给揍了一下。“站着不准动！把手举起来！”有人在黝黯中吩咐。

寇恩让东西掉到了地上。他左边胳膊给揍在臂肘上的那一下打得直发麻。那个穿衬衫的人瞧了一会儿，仿佛要扑到黑

① 波兰语，意思是：“什么？”

② 波兰语，意思是：“上帝的母亲！”

暗中那个声音上去似的。可是他随即看见一支手枪，抓在另外一个警察手里抵住他的胸口。于是他慢慢地把胳膊举起来了。

“转过身去！”那个嗓音吩咐道。“站在窗子旁边！”

两个人都照着做了。

“瞧瞧那件东西上有些什么，”拿手枪的警察说。

另外一个警察把掉在地上的衣服搜索了一阵。“三十五先令——一支手电筒——一只板烟斗——一把小洋刀——一柄虱子梳——别的东西没有——”

“没有文件吗？”

“有三两封信。”

“没有护照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的护照在哪儿？”拿手枪的警察问。

“我没有，”寇恩说。

“当然没有罗。”警察把手枪伸到那个穿衬衫的人的肋里。

“那么你呢？难道非要我一个个问吗，你这个婊子养的儿子？”

那个人慢慢地转过身。“‘婊子养的儿子，’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问。

两个警察你瞅瞅我，我瞅瞅你。那个不拿手枪的人笑了起来。另外一个舔了舔嘴唇。“只要看一看，”他慢条斯理地说，“一个漂亮的绅士！他阁下，二流子！施丁格将军！”他突然把胳膊往回一缩，朝那个人下巴上揍了一下。“把双手举着！”他咆哮道，那个人摇晃了一阵。

那个人瞪着他。寇恩觉得从来不曾看见过这样一副嘴脸。“我指的是你啊，你这个野种，”警察说道。“你现在愿意说话吗？还是要我再把你的脑门摇一下？”

“我没有护照，”那个人说。

“‘我没有护照，’”警察学他的样说了一句。“‘婊子养的儿子先生’当然是没有护照的罗。我们正是那么想的。好吧，把衣服穿上了，赶快！”

一批警察打门廊里跑过来，把一扇扇门拉开了。他们中间有一个挂着肩章的走拢来了。“哦，你们抓到了什么？”

“两三只鸟儿，正想从屋顶上飞走呢。”

警官向他们瞧着。这人很年青。脸又狭又苍白。他蓄着一撇修剪得很仔细的乌黑小唇髭，身上有一股香水味儿。寇恩一嗅就知道，那是 4711 古龙香水。他父亲开过一家香水厂；所以这些个东西他全知道。

“这两个人，我们要特别留意一下，”那中尉说道。“手铐！”

“难道维也纳的警察，在抓人的时候准许随便打人吗？”那个穿衬衫的人问。

警官抬起头来望着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施丹纳。约瑟夫·施丹纳。”

“他没有护照，而且还威胁我们，”拿手枪的那个警察这样解释着。

“准许做的事，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咧，”警官凌厉地说。“把他们带到楼下去！”

两个人穿上了衣服，几个警察将手铐拿出来。“来吧，我的乖乖。瞧，现在你们才好看得多了。这一对家伙很合适，倒像是定制似的。”

寇恩感觉到自己的腕节触着那冷冰冰的钢铁。这还是他生平第一次上镣。那钢环并不怎么妨碍他走路。可是他仿佛觉得，那家伙还不只是束缚住他的一双手呢。

外面是清晨的天光。两辆警车停在房子前面。施丹纳皱起了脸。“头等的葬礼。真不赖，呃，孩子？”

寇恩没答腔。他尽可能把手铐藏在外衣里面。有几个送牛奶的人站在街上，关切地望着。对面那些房子，窗户都已经打开了。一张张脸在黑沉沉的裂口里闪烁，如同一个个面团。一个女人吃吃地笑了。

大约有三十个人已经给抓来，这会儿正在往敞篷的警车上送。他们大多数都一声不响地爬了上去。房东太太也杂在他们中间——那是一个五十光景的女人，胖乎乎的，头发金光闪闪的。唯有她一个人提出了愤怒的抗议。前几个月，她用最便宜的办法，把自己一所破破烂烂的房子那两层空着的楼面改成了公寓模样。不久，消息就传开了，说是客人睡在那儿，用不到向警察局报告。那女人一起只有四个合法的房客，有护照，而且登记过——一个小贩，一个灭鼠者，两个妓女。其余的人都是天黑以后悄悄地溜进去的，几乎全是德国、波兰、俄国和意大利的侨民和难民。

“上去啊，上去啊！”上尉正在跟那房东太太说。“这些个事，你不妨到警察局里去解释。到了那边，你尽有时间来说咧。”

“我抗议——”女人尖着嗓子说道。

“随你怎么样抗议吧。眼下，你得跟我们一块儿去。”

两个警察往那个女人的手臂底下一把抓住，把她抱上了警车。

上尉朝寇恩和施丹纳转过脸去。“嗨，这两个。对他们要特别留意啊。”

“Merci,①”施丹纳说道,走上了警车。寇恩也跟着他上去了。

警车开走了。“祝你们愉快!”一个女人的嗓音从一个窗口里尖叫着。

“杀掉那批难民!”一个男人在他们后面咆哮。“这样可以节省粮食。Heil Hitler!②”

街上差不多还是空荡荡的,警车因此开得很快。房子后面,天空往后倒退着,越来越显得明亮,越来越显得宽阔,露出一片透明的蔚蓝;可是那些乌黑一团站在警车上的犯人,却象是秋雨中的垂柳。有两个警察,正在吃着火腿面包。他们从平底洋铁罐子里喝着咖啡,把火腿面包送下去。

靠近弗朗兹·约瑟夫桥,一辆蔬菜卡车打街上横穿过去。警车便猛然一震,煞停下来,然后重行起步。就在这一刹那,有一个犯人爬过第二辆警车的边沿,往下一跳。他倾斜地掉过遮泥板,给兜住了衣服,仿佛树枝折裂似地啪的一响,撞在人行道上。

“停!倒车!”领队的喝道。“要是他动一下,就把他一枪打死!”

警车急忙煞停。警察都爬了下来。他们朝那个人摔倒的地方跑去。司机向四下里望了一眼。他看见那个人并不打算逃跑,便慢慢地把警车倒退过去。

那个人趴在地下。他的后脑壳跟人行道撞了一下。他敞

① 法语,意思是:“谢谢。”

② 德语,意思是:“希特勒万岁!”

开了大衣，四肢摊开着躺在那儿，活象一只摔死在地上的大蝙蝠。

“把他带回来！”上尉喝道。

警察们仵下身去。然后有一个挺起身来。“他准是什么地方给摔坏了。他站不起来。”

“他自然能站起来。弄他站起来啊。”

“结结实实地踢他一下。那样他就会站起来了，”先前揍过施丹纳的那个警察，随口出了个主意。

那个人在哼哼。“他实在站不起来嘛，”另一个警察报道。“他头上也在流血呢。”

“他妈的！”领队的爬了下来。“谁都不准动！”他向车上的犯人们吆喝。“该死的流氓。只会找麻烦。”

这会儿，警车靠近那个摔倒的人停着。寇恩踞高临下，看得一清二楚。他是认识他的。这是一个形容憔悴的俄籍犹太人，蓄着一绺蓬松凌乱的灰色胡子。寇恩跟他在一间房里睡过好几夜。他清清楚楚地记得，这个老头儿一大早站在窗子前面，肩膀上挂着经匣^①，慢慢地前俯后仰地祈祷。他是一个贩卖棉纱、鞋带和丝线的小贩，曾经从奥地利被驱逐出境过三次。

“嗨，站起来！”那警官吩咐道。“你到底为什么要从警车上跳下去？难道你犯的案子太多了，呃？偷过东西，天知道还犯过别的什么案子。”

那老头儿动了动嘴唇。他那双瞪出的眼睛转向上尉。

① 经匣是一种小匣子，里面装着记载《圣经》文句的羊皮纸；犹太人祈祷的时候把一只匣子顶在头上，一只匣子系在左手腕上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上尉问。“他有没有说什么话？”

“他说，他跳下去是因为害怕，”跪在他旁边的那个警察说。

“害怕？他当然是害怕的罗。因为他犯了法。这会儿他又在说什么？”

“他说，他没有做什么坏事。”

“个个人都这样说。可是，我们该怎么对付他呢？他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啦？”

“得有人去请一位医生来，”施丹纳从警车的座位上说。

“住嘴！”上尉怯生生地喝道。“这个时辰，叫我们到哪儿去找医生呢？我们可不能一直让他躺在这儿马路上。往后，他们又要说是我们作践他的了。什么事情总是怪警察。”

“他应当住医院，”施丹纳说。“马上去。”

那警官着慌了。这会儿他才看到那个人伤势很重，这可弄得他连不许施丹纳开口的事都忘了。“医院！他们不肯就这么收留他的。你总得有一张证明书。那种事我一个人可安排不了。首先，我必须把这件事情报告上去。”

“把他送到犹太人的医院里去，”施丹纳说。“那边会收留他，用不着证明书，用不着打报告。甚至也用不着钱。”

上尉瞪了他一眼。“你怎么会知道得这么多？”

“我们应当把他送到施诊所去，”有一个警察建议。“总有一个助理医生或是医生在那边的。他们会给他诊断。至少，我们可以把他摆脱了。”

上尉已经打定了主意。“好吧，那就把他抬上车。我们开到公共施诊所去。不妨留一个人在那边，跟他一起。讨厌得要死，真是！”

几个警察把那个人抬了起来。他哼哼着，脸色变得十分苍白。他们把他放在警车的地板上。他打着抖，睁开眼睛，在那瘦削的脸上这双眼睛闪出了不自然的光芒。上尉咬咬嘴唇。“好一个傻瓜的诡计！象他这样的老头儿，居然还跳车。开吧，可是开得慢些。”

在受伤者的头底下，一潭子鲜血慢慢地汇集起来了。他那多疙瘩的手指在警车的木地板上乱抓乱扒。他的嘴唇慢慢地缩拢来了，牙齿露在外面，倒象有人在笼罩着死亡阴影的苦痛的面具后面，沉静而讥刺地笑着。

“他在说什么？”上尉问道。

那个警察又跪下去，按住老头儿的脑袋，免得受到车辆的震动。“他说他要到他的孩子们那儿去，”他报告道。“他们都要饿死了。”

“哦，胡诌。他们不会饿死的。他们在哪儿？”

警察低下身子。“他不肯说。说了，他们会被驱逐出境的。他们谁也没有许可证。”

“尽是胡诌。现在他怎么说？”

“他说，他要你饶恕他。”

“什么？”上尉吃惊地问。

“他说，他要你饶恕他给你的麻烦。”

“饶恕他？那是什么意思？”警官摇摇头，直瞪瞪望着地上的人。

警车在施诊所门前停住了。“把他抬进去，”上尉吩咐着。“不要着慌。还有你，劳台，跟他一块儿待着，等我打电话给你。”他们把那个受伤的人抬起来。施丹纳朝他低下身去。“我们会找到你的孩子。我们会照顾他们，”他说。“你懂得吗，朋

友？”那个犹太人闭上了眼睛，随后又睁开了。

这时候有三个警察把他抬进屋子。他那摆荡着的手臂，打人行道上无可奈何地拖过去，仿佛他早已死了似的。过了一会儿，两个警察走回来，又跳上警车。“他有没有说别的话？”上尉问道。

“没有。他脸色发了青。要是伤在脊骨，那他就活不长久了。”

“顺当得很，反正只少了一个犹太人，”曾经揍施丹纳的那个警察说。

“‘饶恕，’”上尉自言自语地说着。“什么话！有趣的家伙——”

“特别是在这种时势，”施丹纳说。

上尉肩膀一挺。“闭嘴，你这个布尔什维克，”他咆哮着。“我们要教训你懂点规矩。”

这一干人犯，给带到了伊丽萨白街的派出所。施丹纳和寇恩的手铐被除掉了，他们跟其余的人一起给关在一间黑洞洞的大屋子里。大多数的人都悄没声儿地坐着。他们原是等候惯了的。只有那个头发金闪闪的、身体胖乎乎的房东太太，却一个劲儿在哀号。

九点钟左右，他们才一个一个被传唤到楼上去。

寇恩给带进一间屋子，里边有两个警察、一个穿便衣的录事、那个上尉，还有一个中年的警长。警长坐在一张转椅里抽烟。“把表格填一填，”他跟坐在桌边的那个人说。

那录事是个瘦弱而暴躁的人，样子活象一条青鱼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问，嗓音深沉得可怕。